

● 中国历史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中的台湾同胞*

宋 镜 明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宋镜明(1938-), 男, 湖南双峰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摘 要] “六一”惨案无论在武大校史上还是在全国学生运动史上, 都留下了极其悲壮和光辉的一页。文章主要论述了这一惨案发生的由来、经过及其严重后果, 介绍了“六一”惨案中殉难的台湾同胞陈如丰的生平及其善后处理, 着重记述了公祭死难烈士抗议反动当局暴行的情景。并扼要阐明了“六一”惨案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 武汉大学; “六一”惨案; 台湾同胞; 死难烈士

[中图分类号] K 2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3-0261-06

“六一”惨案不仅在武汉大学校史上, 而且也在全国学生运动史上, 留下了极其悲壮和光辉的一页。

“六一”惨案距今 56 年了。那末, 这一惨案是怎样发生的? 死难台胞陈如丰君的生平怎样? 痛悼与公祭死难烈士的情形怎样? “六一”惨案有何重要的深远影响?

一、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的发生经过

1947 年 5 月, 在国统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20 日, 国民党政府指派军、警、宪、特在南京打伤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进步师生百余人, 逮捕 28 人, 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二〇”血案。消息传来, 正在罢教罢课的武大师生群情激愤。22 日清晨, 武大 1700 余名学生, 列队前往武昌, 准备会合武汉各兄弟院校学生渡江到汉口游行并赴武汉行辕请愿。这时, 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已下令封闭了所有渡口。游行队伍被迫返回到彭刘杨路向省政府请愿。请愿队伍冲进省政府后, 除财政厅外, 占领了其余各厅局办公室。直到下午 4 点, 游行队伍才返回学校。这次活动, 表现了武大学生的爱国精神, 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其他地区的学生运动。

5 月 28~31 日晚上, 武大举行反内战、争温饱的时事座谈会和文艺晚会, 以巧妙的方式, 强烈谴责反动政府发动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罪恶行径。

武汉警备司令部为了镇压总罢课多次召集军、警、宪、特以及三青团、青年军骨干分子, 举行秘密会议。他们于 5 月 28 日审定了逮捕进步师生的名单, 5 月 31 日晚部署了具体行动计划, 企图将进步师生一网打尽。

6 月 1 日凌晨 3 时, 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纠集第 71 旅、82 旅、宪兵 12 团、汉口警察总署、武昌警察总署以及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一处的军警宪特 2000 人, 全副武装包围了珞珈山, 在通往学校的要道路口秘密布防, 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部分兵力则直接包围武大男女学生宿舍和教授住宅, 并在制高点

架设机关枪、迫击炮。武装军警在蒙着面纱的特务学生带领下,逐室搜捕进步师生^[1](第 202 页)。梦中惊醒的学生们见宿舍门前的马路上,停放着装有被捕学生的汽车正待开走,怒不可遏。天、地、元、黄斋舍的学生首先带头冲出铁门,接着宇、宙、洪、荒斋舍的学生也冲出铁门,纷纷赶快下来营救被捕师生。有篇《“六一”惨案亲历记》写道:“刹那间那辆关着十几个同学的汽车被一、二百同学包围起来,眼见十几个同学被绑着囚禁在车内,两个荷枪实弹的大兵死死(地)把(守)着汽车门,同学们气得眼都红了,有的捡起石头砸破玻璃窗,有的从窗中拖被捕的同学,一个军官下令司机开车,可司机被同学们强行拉了下来。”汽车的方向盘也被砸弯了,汽车开不动了,所有的玻璃也砸烂了。“但汽车被持枪实弹的大兵把(守)着,被捕的同学从小窗户实在难以营救出来。几个同学去拖把守车门的大兵,那大兵用刺刀刺向同学,这下,更激怒了大家,一个同学顺手夺下大兵的枪,周围的同学七手八脚地就把大兵狠狠打了一顿,直打得他鼻青脸肿。”^[2](第 137 页)

突然,一颗信号弹升起,遍布斋宿上下的军警,一齐用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始血腥屠杀。珞珈山上硝烟弥漫,学士路上弹痕累累,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1](第 202-203 页)。

在这次惨案中,被枪杀的学生有陈如丰、王志德、黄鸣岗 3 人。史学系一年级学生黄鸣岗,湖北枝江人,当时“在他抱病在床上的时候,他竟被刽子手用达姆弹瞄准射死了!死后几天,直到入殓时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他的嘴巴都还张着,他死得不能瞑(瞑)目,他还在作无声的控诉呀!”^①土木系一年级学生王志德,江苏武进人,家境清苦,他读书的费用全靠那位供职台湾的哥哥资助,“六月一日晨,在营救最后一车被捕同学时,王君也参(掺)杂在人群中,当军警一声信号枪起,同学们四散奔逃,王君立即跑向宿舍,那时候枪弹自前后而来,密集如雨,只得伏卧于宇日二斋间石级上,他想看看放枪是朝天示威或者是有意打人,不料正抬头怀(环)顾间,即被一弹中头部太阳穴,立时脑浆四溅,当时尚微作挣扎,正欲救护,无奈二次枪声又起,等到枪声停止,同学争往急救,王君已木然地倒卧在血泊中了,见者无不痛哭失声,事后经医生检查脑中达姆弹,……且鼻梁又伤两处。在这次死难三同学中,志德君的伤谅最重,其状要算最惨的了!”^②政治系一年级学生陈如丰,台湾台南人,“正当军警在珞珈山戒严,大肆搜捕的时候,持着黑名单的军警到他房子里去查名,毫无所得而去,在这样紧张的空气中,他无法睡下去,因而起床,他捧着脸盆到茶炉里取水,刚自锅炉房走出,外面枪声就响了,他立即退回到原处,枪声稍止,他乘这时跑回宿舍,不意刚走出来,枪声又响了起来,他急忙躲避,但上面一排机枪子弹,从左颅骨射入,立时鲜血直流,脑浆四液(溢),他就这样和人世长辞了!”^③这是 3 位死难烈士当年牺牲的真实情景。

此外,受重伤的有毛明章、周佩瑜、戴混 3 人。周佩瑜后来回忆说:“在宿舍楼顶面(层)的军队和宪兵朝着赤手空拳的同学们开枪,掷手榴弹,疯狂地残杀学生。这时我听到同学中传来竭力的呼喊:同学们快躺下!同学们快躺下!正当我准备就地躺下时,额头上被手榴弹弹片击中,流血了!……同学们看到我面部流血,便背我向武大卫生科跑,在卫生科又检查到我的右上臂也中了弹片,流血浸湿了绒线衣,随后学校将我转送武昌医院,取出两块弹片,由于伤势重,需住院观察,两个星期后,我出院并回无锡家乡疗养,大约一个多月后才返校。”^[3](第 130 页)这是重伤者的一份真实写照。受轻伤的学生则有 16 人之多!至于被捕者更有 24 人。其中包括刘颖、朱君允、梁园东、缪朗山、金克木等 5 名教授,1 名助教,1 名高级职员,17 名学生^④。

由上可见,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充分暴露了反动派的罪恶嘴脸!

二、台湾同胞陈如丰烈士的生平及其善后处理

陈如丰生于 1925 年,牺牲时年仅 22 岁,是台湾台南县新营人,小时候不但聪明过人,而且勤奋好学,8 岁入新营国民小学,14 岁进台南第二中学,成绩的优异博得了师友的器重,1944 年春中学毕业,即东渡日本,进入冈山医科大学。那时候,美日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军开始反攻菲律宾,台湾

又屡遭轰炸,日本的“海上长城之梦”幻灭了,而同盟军胜利的远景依稀在望。陈如丰在日本饱受着欺凌和虐待,因而钩起了对故乡同胞处境的眷恋,他冒着艰险于是年年底回到了原籍。本来打算继续读书,终因转学困难,事与愿违,不得不先进入台湾制糖公司服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继续求学的愿望。1945年秋,台湾光复,他考上了台湾大学政治系,次年7月台湾招考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陈如丰一方面感到50年来台湾受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统治,早就渴望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同时又向往着祖国的美好河山和悠久文化,遂欣然应试。录取后在台湾接受了3个月的训练,期满后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保送,经教育部分发到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系,同他一道而来武大的还有7位同学(注:经笔者查阅国立武汉大学民国三十五年新生名册,这些同学有5位来自台南,有3位分别来自嘉义、高雄、新竹;录取政治系有5位,经济系2位,法律系1位)。

陈如丰个性恬静,沉默寡言,在自修室里人声嘈杂之时,也能专心读书,令别的同学莫不折服。他的国语虽然并不纯熟,但在同来的台湾同学中却算首屈一指。他是一个多方面的爱好者,爱音乐,爱运动,会驾驶汽车,擅长垒球,是武大赛球场上的一名健将。

陈如丰牺牲时,家中双亲健在,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庭的生计本来就不好,早年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倒成了无助的悲伤!

“这是人世间罕有的暴行!即使在日本以宗主国对台湾作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中,若非有重大情事,也不会滥行戒严,而且有权逮捕人的也只有警察,并在一定时间中移交法院。而对于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枪袭同学,那更是咄咄怪事。但台湾同胞在日本统治之下,没有尝到的滋味,没有见到的稀奇,难道正是祖国对他们来内地留学的馈赠么?!50年来,台湾同胞在异国的蹂躏之下,就怅望着祖国的原野,而今如丰君血淋淋的尸体岂止使他们悲愤失望,而且会诅咒自己多少年来缅怀祖国的虔诚是罪恶吧!”^③这是对反动当局犯下的罪行的血的控诉!

当时,来自台湾台南的同窗好友林慧庆代表武大台湾同学会发表《悼陈如丰君》的文章指出:“一个有血性有正义感的人,……怎么能容忍祖国的大众被无辜地送进内战的炮口!我们要反抗,要永远地、坚决地反抗!你,光荣的化身,因为反内战而牺牲了,……我们向你保证:你的血对我们绝没有引起畏缩,反而更加深了我们的愤恨,加强了我们的决心!”^④上海台湾同学会也发来唁电,对陈如丰被枪击逝世,甚为痛悼!台湾教育厅也来电称:“陈生遇难,深为不幸。已由本厅谢副厅长携台币一百万元,前往慰问其家属,盼速将陈生灵柩安葬山林幽静地点,以免悬念。”^⑤

陈如丰的灵柩当年安葬在张家山。1955年因此地新建大学故将灵柩中的遗骨取出在宝塔寺火化后,移送武汉九峰山石门峰安葬。其弟陈英武于1992年清明期间,偕同其兄妹一道来到武汉,为陈如丰烈士扫墓,受到武大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为了继承先烈遗愿,鼓励后生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他们全家捐资设立了武汉大学陈如丰奖学金,每年颁奖一次,奖给政治与行政学院和法学院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每年也组织学生社团为陈如丰烈士扫墓,此举得到了台湾同胞陈家兄弟和妹妹的一致好评!他们因此也常来常往,和武大亲如一家。

三、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公祭死难烈士

“六一”惨案发生后,武汉反动当局不仅封锁新闻,而且还捏造事实,竟然诬蔑武大学生私藏军火,企图暴动。

这个阴谋不攻自破。当天,武汉市地下党组织立即派人到武大了解情况,传达市工委对惨案的处理意见。武大党运核心组织负责人王尔杰、赵萌兰、夏雨亭等人,根据市工委的意见,决定从各进步社团中抽出骨干,建立秘密的临时领导机构。另外,以学生自治会出面公开成立“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国立武汉大学六一屠杀惨案处理委员会便印制了《“六一”屠杀惨案真相》,着重指出:“本校为国立大学,系师生共同研习学术之所,学风素极淳厚,今竟使军警擅入,白昼行凶……台湾同

学陈(如丰)君千里投奔祖国未死于日寇,而死于同胞(笔者注:即反动军警)之手,尤令人酸鼻。刻除由全校师生,组织屠杀案处理委员会,誓为死者雪冤、伤者复仇外,尚又盼社会人士,在明了真相后,予以有力声援。”^⑦

6月2日,武大学生自治会,教授会和讲(师)助(教)会都分别发表宣言,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其中,武大《全体学生为“六一”屠杀惨案宣言》写道:“在宪法已经公布的今天,在全国人民都在祈求和平与民主的今天,武汉当局竟用了残酷的手段来屠杀我们无辜的同学,这不特是我们学校的不幸,而且是全人类的羞辱!在层层黑暗的封锁与迫害之下,我们要用悲愤的哭声,向全世界控诉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此刻,我们欲啼无声,欲哭无泪,惟有敬待社会人士的声援和支持。”并提出四项最低要求:“(一)撤办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枪决警备司令彭善及肇事凶手。(二)立即释放本校及武汉各校被捕教授、学生及工友。(三)公葬死难同学,政府负担一切费用;优恤死难同学家属并赔偿本校六一惨案全部损失(包括受伤同学、被捕师生一切物质及精神之损失)。(四)切实保障人权,并保证以后绝不派遣军警或特务迳入学校非法捕人。”^⑧是日10时,华中大学、湖北农学院、湖北医学院等校学生,不顾军警的威胁,一队队佩带白花,抬着花圈来到武大吊唁和慰问。

下午4时,本校师生自工学院(今行政大楼)将死难3烈士的遗体,移送至体育馆入殓,两千人的迎灵行列,在沉默中,经理学院男生宿舍而至灵堂,途中的啜泣声,感动得路旁的老百姓,也为之同声一哭!灵堂里早已坐满了人,来宾席上有10多个单位,大多数是学生,还有十几位新闻记者。白色的布幔后面,放着3具棺材,一会儿,入殓典礼开始,由刘(南陔)代校长主祭,并即席简短致辞,辞未毕而泪已盈眶硬咽地不能说下去了。此时在场的师生及校外人士,都已哭泣起来,等到报告死者的生平时,大家又增加了无限的悲痛,此后依次致祭的有武大上海校友会的代表,武大校友会总会的代表和讲助会的代表及各单位来宾代表。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追悼大会会堂内外,摆满了送来的花圈和挽联挽歌:

门首的挽联:捕教授杀学生,四项诺言无非是骗术;求和平争民主,一条血路,齐心合力慰英魂。

灵堂前的挽联:凶手查凶手,凶手自唱自和,无耻;同学哭同学,同学流血流泪,伤心。

武大全体学生敬献的挽联:那边高谈人权,这边捕杀青年,好一部新宪法,吓诈欺敲,杀、杀、杀,自由哄人,民主哄鬼;只准大打内战,不准呼吁和平,看三位亲兄弟,牺牲惨痛,惨、惨、惨,万方同哭,薄海同悲。

清华大学自治会敬献的挽联:机枪扫射,军警包围,珞珈山竟成屠场,请看遍地鲜血,四项诺言何去?四海同胞,人神共愤,清华园遥祭英魂,谨献一瓣心血,亿万青年继后来。

珞珈山小贩敬献的挽联:你们大学生尚被捕杀,我等老百姓何堪生存。

缪朗山教授敬献的挽联:黑夜正浓闲话和平皆有罪,黎明未起暮然觉醒竟捐生。

武大南京校友会敬献的挽联:囚教授,杀学生,枪杆横行,说什么爱护学府,奖掖文教;哀法治,哭民主,文章无用,还是要坚强振作,奋力争生^[1](第204-205页)。

除了挽联,还有悼歌和挽歌。其中一首献给“六一”死难烈士的挽歌是:东湖在鸣(呜)咽,珞珈山为你哭泣,苦难的人民,站在你的灵前伤悲,民主变成了泡影,自由已躺在心里,和平成了祭坛的牺牲,统一变成了屠杀的信号;只要战争,不要和平!只要屠杀,不要人民!无言的愤怒,无声的呼号,一人倒下,万人站起!安息吧,战士!为民主而死,为民主而生!安息吧,兄弟们!安息吧,战士们!^⑨

各种不同文体的挽联、悼辞、挽歌,篇篇义正辞严,不仅表达了全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陈如丰等3位死难烈士的深切悼念,也显示了他们对反对当局屠杀暴行的无比愤恨和复仇的坚强决心。

与此同时,北大、清华反饥饿反内战委员会为声援武大组织罢课,并设祭坛遥祭武大死难3烈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也举行了追悼会。上海交大、同济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医学院、社教学院、北平交大、唐山交大、武大上海校友会、武大台湾同学会、武大自贡校友会都纷纷来电慰问和声援。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月16日,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的追悼会。有人追记道:“三具令人惨不忍睹的尸体画像两边有一副对联:主子提供达姆弹,奴才充当刽子手。上边的横批格外引人注目,字体也格外巨大:

‘党国所赐’。祭坛两侧的墙壁上，挂满了许多学生社团撰写的挽联：‘屠夫断头日，烈士含笑时。’‘血，洗清眼睛；血，照亮大路；血，教训未死；血，灌溉方生。’‘又是一笔血债，留待一起清算！’‘死了的，安息吧；伤了的，仇恨在生根。活着的，战斗在继续！让血，清算血债！让死亡，迎接新生！’一幅幅挽联，表达了同学们沉痛的哀悼之情，也道出了人们悲愤、激昂、复仇、战斗的心声。”^[3]（第141-142页）

为了纪念“六一”惨案的死难烈士，1947年11月冬建立了“六一”亭。凡是到过武大的人们，都会看见有一座六角飞檐，碧瓦熠熠，6根朱红圆柱支撑的纪念亭。亭高约7米，上部攒尖顶为木质结构，下部红圆柱用水泥注成。亭中立有一块石碑，碑身高1.46米，宽约0.58米。环亭四周，冬青围护，绿草茵茵。“亭为六角，柱为六根，蕴含六月的意思。这就是著名的‘六一纪念亭’。它像一部电影，真实地记录了一部血和泪的历史；又如同部史诗歌颂了武大人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4]（第143页）这座亭是为纪念“六一”惨案和殉难的烈士而修建的。每年清明时节和秋季新生入学后，祭扫的人们或放置花圈，或列队瞻仰，或细读碑文，寄托哀思。“六一”惨案发生的第三天，即6月4日，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善后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校内建筑一座纪念亭，将3位同学殉难经过刻写成碑文，并烧制瓷像（或铜质浮雕），以保永久性纪念。“六一”亭于1947年11月冬建成。亭内纪念碑正面的碑文和背面的死难三生传略是由当年中文系年轻讲师、35岁的李健章先生（现已作古，中文系著名老教授）用古文撰写的。

“健章先生采用古文写碑记，就是要让国民党反动当局看不出来，愚昧的特务们看不懂，碑文后的议论和引用孟子的话，充满着悲愤之情，又暗示人们，对‘守常者’应该怎么做，而对于‘不守常’的反动统治者，则应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偿还，决不能坐以待毙，要奋起抗争。”^[4]（第143页）碑记拿到校务会议上传阅，稍作修改即获通过。其碑记曰：

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一日昧旦，武汉军警千余人突入珞珈山，围拢本大学。黉舍之内，遽尔骚然。以事出人意，师生举仓卒不知所为，一任其排闥执讯而已。天既明，而枪声骤起，移时始解去。计鞭垂劫束，挟以同走者二十余人；创而呻吟于室者，十有九人；肝脑涂地饮弹毕命者，则黄生鸣岗、王生志德、陈生如丰三人也。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其后，劫走者皆幸免归；伤者亦渐以起；而赍恨于地下者，则将忍此焉终古，非甚可痛念者耶？於是众议作亭，以志斯难。鸠工庀材，数月而成。因命之“六一纪念亭”，取以事系日例也。夫“士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此特为守常者言耳。孟子曰：“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然乎，否耶？亭有碑，不可无记。故书其事，备来者观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学校重修“六一纪念亭”时，“根据健章先生的要求，将碑记中‘事既震惊海内外，而枢府旋亦绳始祸者以法’两句删去。这是因为在当年，为了避免政治风险而补加上去的。在文章结构上完全没有必要。删去后，文字更加简练紧凑。学校同意了他的意见。”^[4]（143-147页）

武大“六一”惨案的历史意义在于唤起人们的觉醒，提高斗志，去掉幻想，准备斗争，它成为第二条战线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军事斗争，所以，陈如丰、黄鸣岗、王志德三烈士的血并没有白流，正如当时的一首《悼歌》歌词所说：“战士的血，结成了自由之死，勇者的生命孕育了民主的幼芽。死去的同学，光荣属于你们；活着的我们，未了的责任更大。起来，有良心的人们，有正义的人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死和监牢吓不了我们。我们要以海洋深的仇恨，火样热的战斗作为对反动派的回答。”他们的血和为争取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烈士的血融会在一起，并形成了强大的怒涛，冲击着反动统治的根基；他们的血洗清了眼睛，照亮了大地，它把愤怒的火焰燃遍了全中国；他们的血还化成一股股清流，注入武大人的心房和脑际，始终激励着武大人后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奋发进取，自强不息。我们武大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革命历史长河中作出的英勇牺牲！包括台胞陈如丰在内的死难三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坎里！烈士们的伟大功绩永垂不朽！

注 释:

- ① 《死难三同学生平·黄鸣岗君》，载《六一屠杀惨案特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 ② 《死难三同学生平·王志德君》，载《六一屠杀惨案特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 ③ 《死难三同学生平·陈如丰君》，载《六一屠杀惨案特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 ④ 参见《六一屠杀惨案真相·附录：“六一”死伤及被捕员生工徒一览表》，存武汉大学档案馆。
- ⑤ 林慧庆《悼陈如丰君》，载《六一死难烈士追悼特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 ⑥ 《台湾教育厅电》，存武汉大学档案馆。
- ⑦ 《六一屠杀惨案真相》，存武汉大学档案馆。
- ⑧ 《国立武汉大学全体学生为六一屠杀惨案宣言》，存武汉大学档案馆。
- ⑨ 《六一死难烈士追悼特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 ⑩ 《悼歌》，载《六一屠杀惨案特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参 考 文 献]

- [1] 吴贻谷. 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 [2] 张中文. 六一惨案亲历记[A].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纪念“六一”惨案五十周年[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3] 黎 滔. 屠夫断头日, 烈士含笑对——追忆清华大学追悼武大六一死难三烈士[A].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纪念“六一”惨案五十周年[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 [4] 刘以刚. 健章先生与“六一”纪念亭碑记[A]. 武汉大学校友总会. 纪念“六一”惨案五十周年[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Taiwan Fellowmen in *June 1* Massacre in Wuhan University

SONG Jing-ming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ONG Jing-ming (1938-),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Abstract: The *June 1* Massacre that was a solemn and stirring, glary case engraved on both history of Wuhan University and history of student movement of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origin, course and severity aftereffect of this Massacre, then introduced all life of CHEN Ru-feng, who was Taiwan fellowman and sacrificed his life in this Massacre, and then narrated especially scene which people held a memorial ceremony for offer sacrifice to martyr and objected the violence of the reaction authorities, lastly clarified concisely meaning of this Massacre.

Key words: Wuhan University; the *June 1* massacre; Taiwan fellowmen; martyr died in this massacre